

大众周末

热线电话: (0531)85193307 Email: gaf@dzwww.com

新闻关注



法国前总理接受讯问 被指收150万欧元献金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11日被巴黎警方扣留并接受讯问,警方认为他涉嫌收受一个酒店老板的政治献金,用于支持自己的政治活动。德维尔潘强烈否认这些指控。



一名潜水者在泳池中 布置水下摄影展

9月10日,在克罗地亚首都,一名潜水者在游泳池中布置水下摄影展。游客捐赠20欧元后就可以潜水欣赏水下展品。本次影展目的是为孤儿筹集善款。



英国九旬老翁连续72年 每天光顾同一家酒吧

英国老翁阿瑟·里德今年90岁。在过去的72年中,他每天都要到当地一家叫做“格里芬”的酒吧喝一杯啤酒。据估算,里德已经喝掉了超过17000升的啤酒。



法国首富否认 为逃税“换国籍”

法国奢侈品巨头路易威登集团(LVMH)首席执行官、法国首富贝尔纳·阿尔诺近日申请加入比利时国籍。很多媒体称阿尔诺此举有“逃税”嫌疑,阿尔诺表示,不会做“税务逃亡者”。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对象的文学史书,多不胜数。但最近由山东大学孔范今教授主编的新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中国现代文学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学术研讨会。8月27日,记者登门拜访了孔范今先生。

孔范今:赓续人文传统,重构文学史编

门生眼里的孔范今

□ 本报记者 逢春阶 陈巨慧 卢昱

□ 陈巨慧 卢昱

雪发满头,目光深邃,思维敏捷。此睿智而仁厚的长者,乃从曲阜走出的孔范今先生,克绍箕裘,教书育人,凡四十五载,桃李满天下。学术成就,更令学人敬佩。

回到人文性文学史观 建构系统上

新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字号,特别在何处?孔教授说:“咱们来梳理一下。”

“咱们”二字,在与孔教授的对话中经常用,这是一种谦逊,意在提醒,成果是集体的结晶。新版《文学史》主要撰稿,皆为孔门弟子。

一语回到解放前。解放前的“现代文学史”,比如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写过,他那是从清朝写过来的,现代只是一部分。朱自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大学开讲过新文学研究,那属于专题性质的。现代文学史真正作为一个学科建立、设置,而且确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起讫界限,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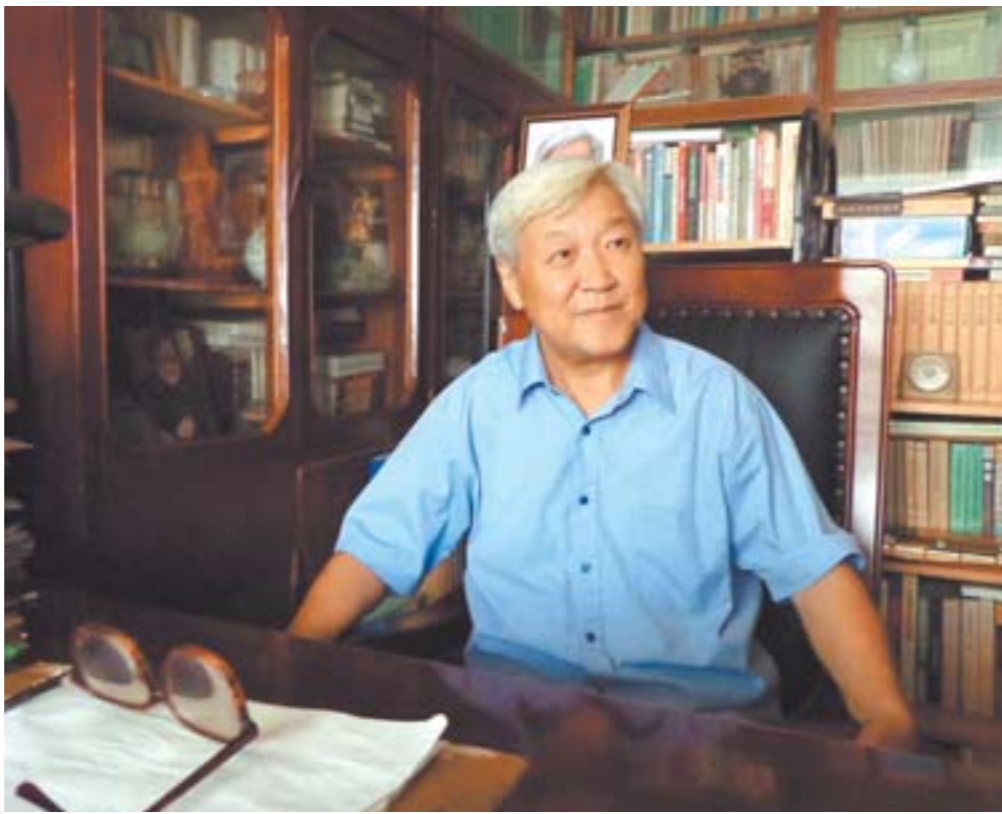
简单说来,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书写呈现出两大派。最初是王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瑶先生原来是搞中古文学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他完全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来建构现代文学史,起点就“五四运动”。完全依附在政治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上。后来唐棣的版本,也是这样。”

另一种倾向就是强调文化启蒙。“五四”运动是启蒙的起点,是榜样,高于一切,所以有一种口号叫“回到五四”,就说多少年的压抑、排挤,启蒙这条线索断了,要重新拾起被遗落的历史使命来,所以以启蒙为主要立场来建构,也就是一种文化批判的立场。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大家开始反思。但这两种阐述系统形成的影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总是会偏这或偏那,摆脱不了历史影子的笼罩。

“咱们这个书,就是回到人文性的文学史观念建构系统上,这种人文性是赓续传统的。近代以来,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冲击下,传统人文是首先被批判的。传统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章太炎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分国学和君学,君学是帝王南面之学,是统治术;国学属于传统人文,是超越现实功利的,表现中华民族智慧,具有人文主义文化特点的文化传统。”

“过去的研究把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对立了,形成了断裂带,实际上应该看到,他们是一个系统的,是一个大课题,不能把它们割裂。你看当时鲁迅、胡适他们抨击传统文化,其实他们比谁都懂传统文化。现在的年轻人,对繁体字生疏了,别说写一手毛笔字了,念出来都是问题。所以我说要赓续人文传统,它是通达永恒的,它里面有同情心、想象力,无功利目的信仰性的东西,而文学正是这种传统中最典型的代表。”孔教授说。



体味历史变革褶皱中的 细微变化

写文学史要回到传统人文主义的文化根基上,光从政治或者批判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是把握不准历史跳动的脉搏的,无法复现历史真相,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对历史对象研究的一种经典化选择。“比如左翼文学,虽然是政治文学,但咱们却要认真考察历史过程中它是如何实现文学化的,而且通过这种考察,复现历史真相。”孔教授说。

孔教授跟他的学生再三讲,别看我们离“现代”比“古代”更近,可是比“古代”更难研究,因为“古代”已经过历史学家的多次揭秘,而“现代”呢?你们自己接触的这个历史对象,实际上很多都是被改述了的,被遮蔽了的历史对象。你从书中看到的鲁迅就是真实的鲁迅吗?所以也只有回到人文主义的阐释系统里,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变革褶皱中细微的转折变化,才能找到历史真实。

有了人文主义的建构和阐释系统的自觉,这本书的编纂,就让人眼前一亮,其中就有很多作家被重新阐释。比如说巴金,对他中年时期的创作,就有更准确的阐述。青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者,充满了历史激情,但文学表现略嫌单调;中年巴金生活在四十年代,非常了不起,他已经超越了启蒙的、革命的历史立场,而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开始感受现实,写出来许多发人深省的作品,如《寒夜》、《憩园》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编《巴金选

集》,因牵涉到版权问题,要征得作者同意,我列了个目录,寄给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陈思和是《巴金评传》的作者,他去医院读给巴金听,巴金听得很仔细,说把《家》拿掉,因为版本太多,没必要再行选印,同时建议把《寒夜》、《憩园》、《第四病室》列进去,就看出他对这些作品的看重。这可视为巴金的‘人生三部曲’。我的理解是,中年的巴金,也就是上世纪40年代初,此时距离抗战的爆发已有数年,作家初期那种激越昂扬的心境已经开始相对平静下来,在经历过种种历史曲折和对惨烈现实身心俱痛的感受之后,开始对历史与现实进行锥心而悲怆的凝视,开始对个体生命乃至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痛切谛视并由此而引发其悠远的关怀。”孔教授说。

记者在新版《文学史》中看到,在“第七章:别张新帆的新月派创作”中,将徐志摩、闻一多、林徽因、凌叔华单列出来。在“第十三章:京派文学”中,将沈从文、师陀、汪曾祺单列出来。还有“包天笑等与‘上海小说’”、“李劫人与‘大河小说’”,等等,这些都是“旧”文学史所忽略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废名,在旧版文学史中,往往一笔带过,而在新版中单列“废名创作的独特个性”专节,写了10页共8000多字。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与之比照的是,对郭沫若的评价,只提到奠基之初、天才的诗人等等,只占到7页约5000字。

对此,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德发先生的评价是:求进出新。朱先生说:“求进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的原生态。实际上历史的本来面目,原生态永远恢复不了,这仅仅是我们的追求。如果连这个追求都没有,那么我

们的文学史离历史的本来模样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求进这个方面,恢复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这个方面,孔先生的文学史下了功夫,增添了很多材料。”

孔教授说:“有人可能怀疑,赓续人文传统,重建文学史,是不是和启蒙话语冲突了?是有冲突,但是不反动,也不是反对,而是更准确地复现了历史真相。”

不臆构、不妄言、不以论带史

新版《文学史》没有像其他的文学史著作一样,将时间定位在1919—1949或1917—1949年这个区间,而是将1898年晚清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和以往文坛所提倡的1919年或1917年即“五四运动”或“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点,有很大的区别。

孔教授说:“中国文学的转型不只是一条路径,也不只是一个起点,咱们过去受线性史观的影响太深。其实,附着于历史变革的主流文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就史而论,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就已发生,而与之相关发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其在基本性质上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则就是起始于晚清。”

1999年,孔教授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作过一个学术报告,专门谈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问题。他说,早从清末龚自珍开始,在中国文化发展上有两派,一派叫古文经学,就是固守传统,不能自己发挥,这叫“我注六经”。还有一派是今文经学,是“六经注我”,打着六经的旗号,说的是我自己想说的话,这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更有弹性。梁启超率先走出了今文经学的套路,提出真正地属于现代文化变革的理由,就是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孔教授把这简称作“三界革命”。

“文化的现代变革也是从梁启超这里开始的。他是历史变革的战士,但他又是个文化人,所以他讲到文学革命,特别是小说、诗歌革命的特点时,是相当到位的,而且吸收了很多西方的东西和中国传统文论的东西。过去理论界大都批评他多变,但我的看法是,他有历史眼光,他的种种选择都有他的依据。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的识时务不是势力小人,见风使舵,而是一种价值追求。”孔教授说。

新版“前言”开宗明义,提出了治史三戒律,不臆构、不妄言、不以论带史。有位学者说,这是孔老师学术活动的守则、总则,他主张论从史出,要尊重历史事实,不妄言是说言之有据,不臆构是说追求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文学史内在的确实存在的那个结构。

“咱们这部书不是个人专著,而是面向高等教育的基础课教材,首先要立得住,要再现史实,接近历史。其次是要更可信,这是教材独特的要求,所以做得更严谨。还有就是更有益,于教学和科研更有益,它是文学史,不是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要让学生和读者确实能得到文学史教育的教益。”孔教授说。

艺术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

□ 卢昱 陈巨慧

孔范今先生是国内卓有建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极为关注。在采访中,我们谈到了他的同宗当代山水诗人孔孚先生。

“孔孚是真性情的诗人,他的山水诗独树一帜。可以这样说,在当代文学史上没有哪个山水诗人能与他匹敌。他是我的本家,我辈分比他高,他是‘令’字辈的,按照孔家的辈分排列,比我小两辈,得喊我‘爷爷’。”

谈起自己的老相识孔孚,孔范今笑着说。孔范今先生感叹,“除了他的诗,可以说他在人生际遇和所得待遇方面都常常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在新时期开创一代诗风的开拓

者,孔孚一生只得了一个副教授的头衔,只得了一个省级三等奖的荣誉。“也许正是生活的坎坷磨练了孔孚作为一个诗人的真正秉性,使得他有高度丰富的精神追求,能坚守这样的艺术品位,是难能可贵的。”孔范今说,孔孚是用诗人的眼睛去观察,用诗人的心去感受,所以在诗里能说出别人能感觉得到,但是写不出来的东西。孔孚作为诗人,从文化内涵上看,是浓重的传统人文文化意识,士人文化传统,在当代诗歌品格和诗人人格中的一种融汇。

孔范今认为,诗不在多,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学术著作,不在数量,而在精。在当前的文学发展当中,像孔孚这种创作倾向、品

位,应该被尊重,被推崇。当前大众文化滔滔洪流,物欲膨胀,在这种社会状态和氛围里,孔范今不反对也不轻视那种大众化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有自己的丰富内涵,不过是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小说一开始出现,就是属于大众文化,它不像诗歌那样,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诗是庙堂里的。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当初也是大众文化,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却是非常有内涵,有价值,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情感指向,包括艺术创造上都是佳作,经典。而现在的大众文化,却失掉了它最初的灵魂和品位,有些人,在那里胡说

八道地戏说历史,随心所欲地褒贬崇高,无所顾忌地宣扬种种欲望,这都不是艺术所应该做的事情。艺术可以表现这种欲望化的世界,但不能成为欲望的奴隶,艺术也不能成为钱袋的附属。

很多好的东西不是为了满足感官欲望的,它会给人的灵魂以陶冶和洗涤。陶冶你的性情,净化你的心灵。就不纯粹是消遣了,而现在是在消遣的快餐文化,常常对人的培养、建树起负面作用。有些所谓的热门作家,一出手就赚几百万。这都是怪事儿。

所以像孔孚这样的诗人,能坚守这样的艺术品位,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 郭爱凤